

真誥卷之十七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掘真輔第一

蕭寂葦門研神保形和魂夷炁守養神關者  
豈可以與夫坐華屋擊鐘鼓饗五鼎艷綺紈  
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  
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  
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

未知此一篇是何  
書中語既有道之

立言  
卷之二  
辭故聊以抄出  
是兩手書耳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風為橐籥  
天地為隄防四海為壘壘九州為稗糠積之  
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克隆吹累剛  
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恭柏榮注之曰  
九絕獸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群麗擘搯乎激  
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  
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  
足青雲為卑九垓為淺八紘為小四極為近

以此變動無常恒入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

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調彈恭柏榮並  
是神虎隱文揮神詩中句如

今再注之乃取楊雄玄為論中語更小增  
損易奪之故當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治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

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

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為神弓矢質的之具

非昇逢蒙不能以為妙耶此一篇亦是玄為  
論中語不知此復

以何所明喻耳猶如引抱朴外篇博喻中  
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為別如此也

若夫奇神儵詭恢譎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

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烏飛司景  
於扶桑江姝登湄而解珮二女禦風於瀟湘  
潛蛟龍戰於玄泉蕃丘喪馬於淮陽靈洲海  
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驛駟抗轡於巨  
龜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  
容刀盧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嶧山懸嶺絕闊  
千仞束馬綿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決瀆橫帶  
天渠公孫不兢則其亾忽諸若夫飛壺白馬  
卽墨天山三江之漫九河之源尚曷足語哉

吾子飛軒結駟駕眄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

國所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忤也

此二

條是庾闡揚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異手書  
之小度青紙乃古而拙此旣與真書相連故  
並存錄相隨  
載之也揚君

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

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置都水令丞領

徒千五百人署屬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

作廣三丈今橋是也

夫鍾瑞物也當金氏之  
世有六鍾將必見乎晉

朝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鍾嘉瑞耳非復  
耳事誤子孫也預告寧無吧吧乎此注下四

十八字黃民手所妄益是載義義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鍾故欲附會宋租輒立此辭而不  
知事類大乖  
追可忿笑

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蕪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歛天下兵器鑄以為銅人十二置

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魚爛餘十在  
今足令成字如此、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

董卓壞以為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甬前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為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一  
缺失秦字廟中鍾簾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駝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

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裏道南  
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後少始皇陵一事  
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  
於鴻門者也

秦王應是楚王作秦王誤耳項籍以沛公為漢王都漢

中而分關中為三秦章邯為雍王都大丘今  
槐里是也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  
是也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  
北今省

高祖自漢中北出襲三函皆平之漢書云乘  
釁而運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  
故處也此後少十五六條事當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杜縣葬於  
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為  
名也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  
相如吊二世云臨曲江之隄洲謂曲池也此

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

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  
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

我巖下悲

此是東華宮  
中歌詩之辭

整控啓素鄉河靈已前驅

此兩句是揮  
神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

儵忽之間聞洞房中云在丹幙帳中有如人

聲讀書如此

此是存洞房三真事并前條  
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

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  
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着鳥毛衣賚此二短折封  
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

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

此並記夢見張天師  
書信云張生者即應

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  
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恐此亦可系師

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籠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為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

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刺玉斧

作屬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

玉斧揖而去

此椽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猶內楊事中侍中之位所

謂侍帝晨者也版青為字即青籙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真人周君俱來坐一牀因見玉斧與真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曾見向言日以真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儉之交而有限隔耳

周是汝陰人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儉人也

君乃



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爲耶言  
訖豁然而覺竟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  
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  
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  
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  
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  
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  
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

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  
三入三出乃止又還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  
左邊有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挂赤九節  
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  
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烝  
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爲官也某又問翁  
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  
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我  
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

以待真人張誘世后慶安許玉斧丁瑋寧也  
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  
官龍也譬如世輶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  
也須臾間公呼此四賢未來之間某與公及  
此女以敷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  
龍井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梓亦  
如世間梓梓中鮭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東來  
共乘一新犢車青牛青油重車上來到並揖  
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

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后慶安甚  
童蒙年可十二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  
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垂幘履  
版惟慶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  
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  
也后慶安汲郡人鉤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  
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  
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願聞文筆之美言也  
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

人卽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后慶安先作詩  
其文曰

靈山造太霞豎巖絕霄峰紫煙散神州乘颿  
駕白龍相携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  
前所罔何蒙蒙寔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邁靈宮香煙  
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真人  
坐齊觀白龍邁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

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竒山峙漱濯滄流清遙觀蓬萊間嘯嘯  
衝霄冥紫芝被絳巖四階植琳瑯紛紛靈華  
散晃晃煥神庭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  
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瑋寧作詩其文曰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竒尚從容  
有無間形沈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

真言 卷之七  
往推我高勝年弱冠后慶安未肯崇尊賢嘲  
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  
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  
各表其才性也后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  
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  
遲夫輕邁則真炁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  
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  
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  
謂管輅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兵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  
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  
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  
業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  
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  
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爲汝置四  
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  
卽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

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  
治人腸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  
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  
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王  
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  
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真道得此  
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  
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真炁內感靈求萬方神

表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  
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  
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真並笑清  
靈曰以真通真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

又此一夢事後東間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  
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  
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  
是乙丑年亦可  
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

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  
牀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着

葛屨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

衣平上憤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

汝於吳下矣定錄告云昔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子竟不知人意為北明公

府所引則是似此人之吾坐北面南向許長

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

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

虔晟再拜今奉佳畫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

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

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晟猶是成音漢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

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意中云作此書

欲以刻名也

登難之日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

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為虔又答曰虔

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

為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

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

道之時此一係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測斯斯徵也此上半

行被剪除正應是稱姓名耳

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願

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綿盟誓超羣

先覺獨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

絕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

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

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

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

所見贈惠手跡為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儻

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竒而難解所謂

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夢密呈此先

生被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一書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

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瘵旦來小可猶未出

外解羣情反側動靜馳白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

此六字折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卽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卽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爲意此段陳胄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曰

此書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義頓首頓首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

研玄寶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

史許府君侯

此六字題折紙背上也

義白奉賜絹使以克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職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義白此間故爲清淨旣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

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  
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却書別答奉覲

乙二謹白此背無題  
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

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齋謹

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青  
尋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

首下紙及單疏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  
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隸意又乖師資法正

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爾侍者之號  
即其是也都不可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  
不應致輕此並應時  
制宜不可必以為唯

義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廷情奉告承尊

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

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

猶懸心奉覲乙二義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

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  
廨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義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  
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  
得服制蟲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  
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卽服日日爲常不正聞  
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  
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  
處彼方甚當悒悒義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  
上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闕爾  
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  
比展乃宣義白

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  
側義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厨  
事小郎又無馬義卽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  
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

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

數日事也謹白

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義白許東興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

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

云扶闕入門甚為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

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願復察恕謹白

此事在都答書

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真當可視

乃益味玄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聞似

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

石耳願勿以見人

此當是煮石方或是五公腹法楊書自此後並是掾

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事黃民就其伯間得也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

傳如為清約輒寫嵇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

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

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

今所有紅牋紙書者即是此也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

晴暫覲乃宣義白

此三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

比復親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長史許

府君侯

待者自此九字題折紙背

義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

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為人又羨委

羽之高冲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覩華

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

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

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

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

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

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

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

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

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此陳留耆

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羲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

也輒待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

此月內都當令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

初送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

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為名作益以慨然

符待臍當畫之別白

羲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

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

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羲又欲

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

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楊以呈司命不許真事宣行因隱絕之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為已設坐於易遷戶中

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坐於其母戶中耳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

時

羲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日宣通心中此是

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羲頃公

真誥 卷之十一  
私匆匆是故替覲小闕奉展楊羲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  
必輕微耳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承后生往可念羲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

題此似  
都下書

羲頓首頓首奉告見所䟽夢并上章本末尋  
省反覆夢既是注意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  
颺颺尋散滅耳比行奉覲楊羲頓首頓首  
別䟽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䟽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  
羲白

羲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  
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  
和多當是注炁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  
當足滅之謹白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  
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  
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

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通事長史既恒念憶故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愜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義頓首頓首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卧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為此為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

此書無題亦是

函封掾恒面來共記託以睡夢耳于時諸遊貴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興謂毀故有此言以厲之

真誥卷之十七

真誥卷之十八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撰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校

握真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  
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  
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  
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  
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



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

失去布複袂欲就先生乞此衣揀兩庶生叔並早亡不知

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為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袂

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買糧而况今洞上之士乎斯真豈復不知斷

穀特是不應為之耳

小掾又曰今堊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右

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六以白者如此則掾亦還堊舊墓雖曰虛塚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真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

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

可言給事安和即長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

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掾庶長兄小名揆者

也方尔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

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此即日無他公明日

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别大司馬剋二十六發

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為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温也鎮在姑熟應

北伐慕容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為尚書郎于時是太和四年已巳歲三月中書也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

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

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

洞齋法今有真書小訣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

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掾便遁化也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

處逍遙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

色味彌好既呼為飢則是掾合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飢飯兼穀無違但一劑干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為勞意

敕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

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

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

當為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淡飲所須兼亦以少寐也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悵之心已生矣君未復

能屑屑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揚書並是在都送還山

與掾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然作君僕用古體也

真告

真告

卷之十一

三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惶懼辭

正爾燒香入靜且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

苦之理動靜別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下答虎牙道

長史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并呈

前後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

還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後事也神母應是南真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

事并與答長史兩掾諸書疏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酬答真人書已在前篇中

長史書暮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暮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

畢乃存星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

之精右二條長史抄修洞房事

見芥云酉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

下云從戌年當受法此一係是掾去後所記掾記是庚午年去此戌

年即應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真人受經二奔之道十一年成真故定錄云復十六

年乃觀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此黃庭經中語九月十七日

已一百九十過

真告



二十一日  
合三百過



二十  
六日



十一月  
一日



二十  
三日



三十  
日



十一月  
十一日



二十  
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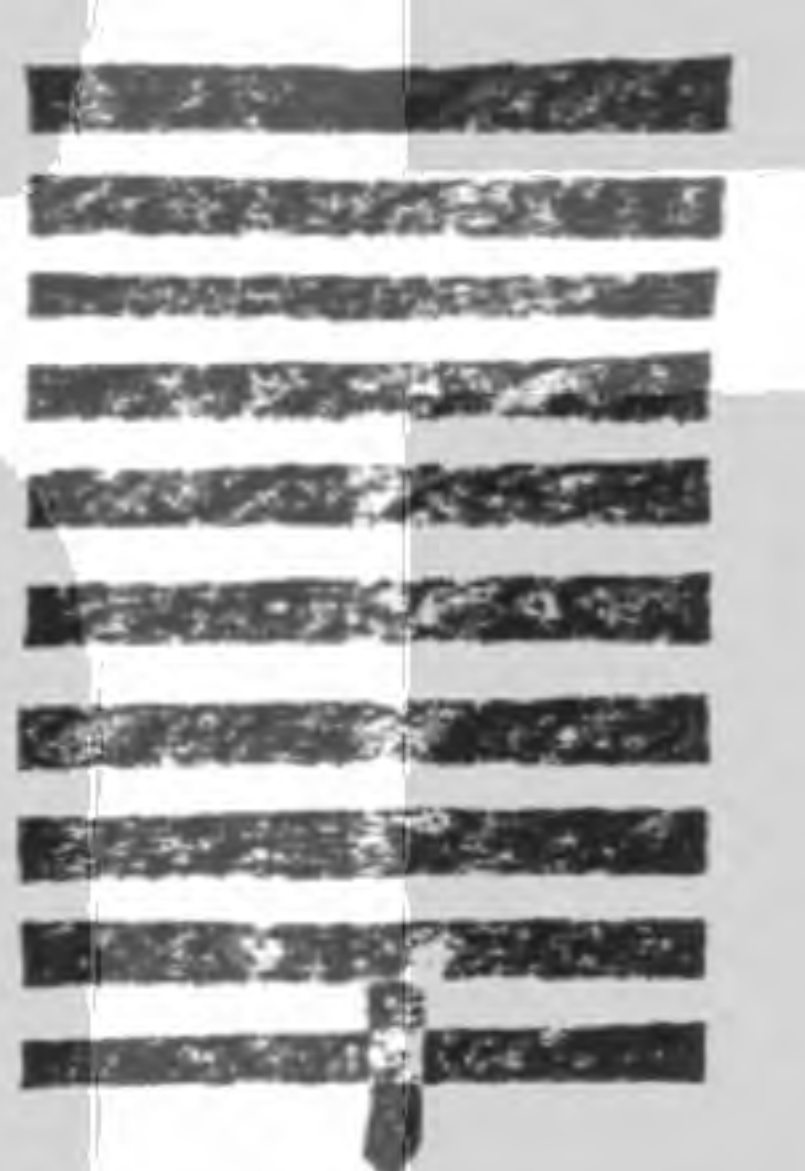
三十  
七日



十一月  
二十日



二十  
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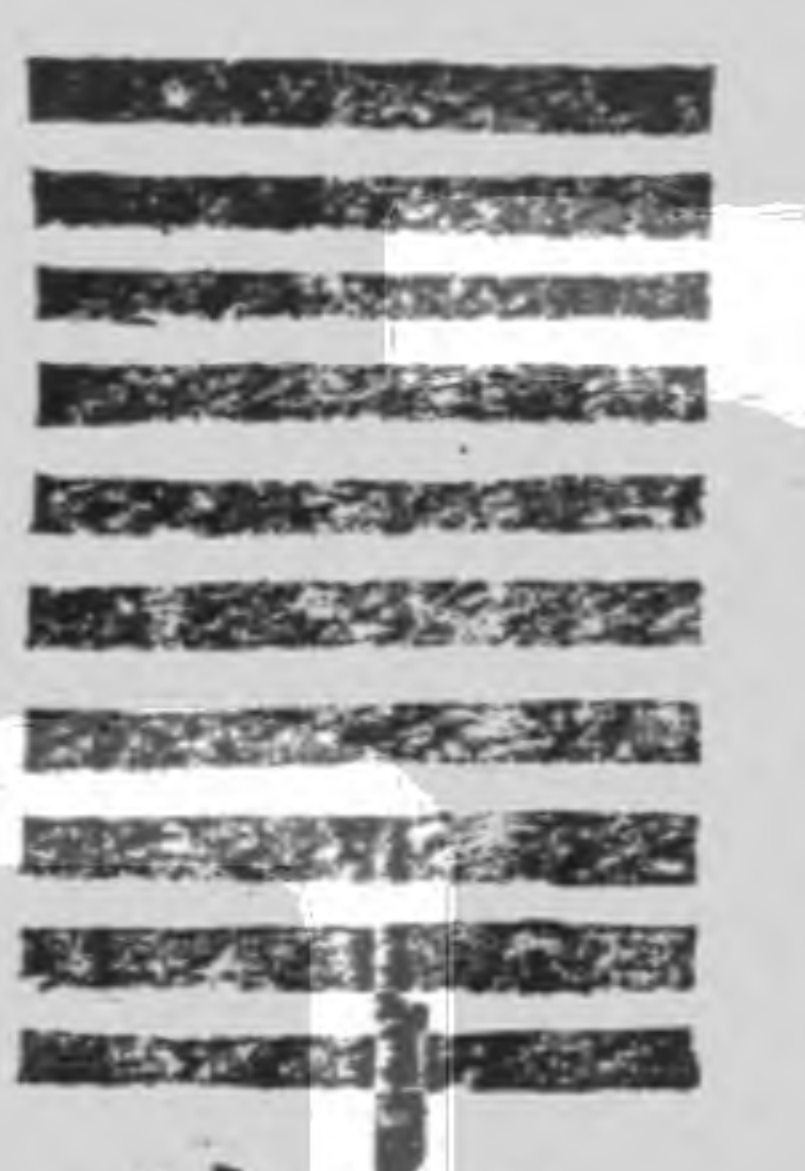
三十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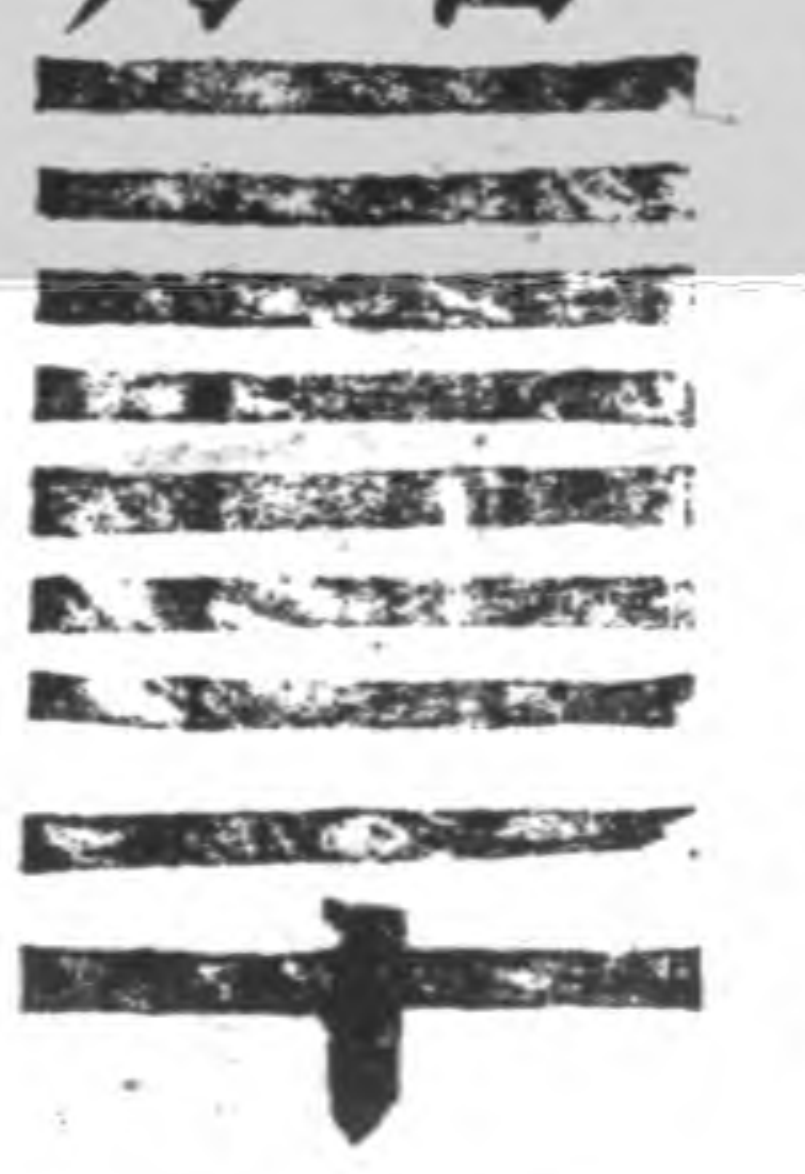
十一月  
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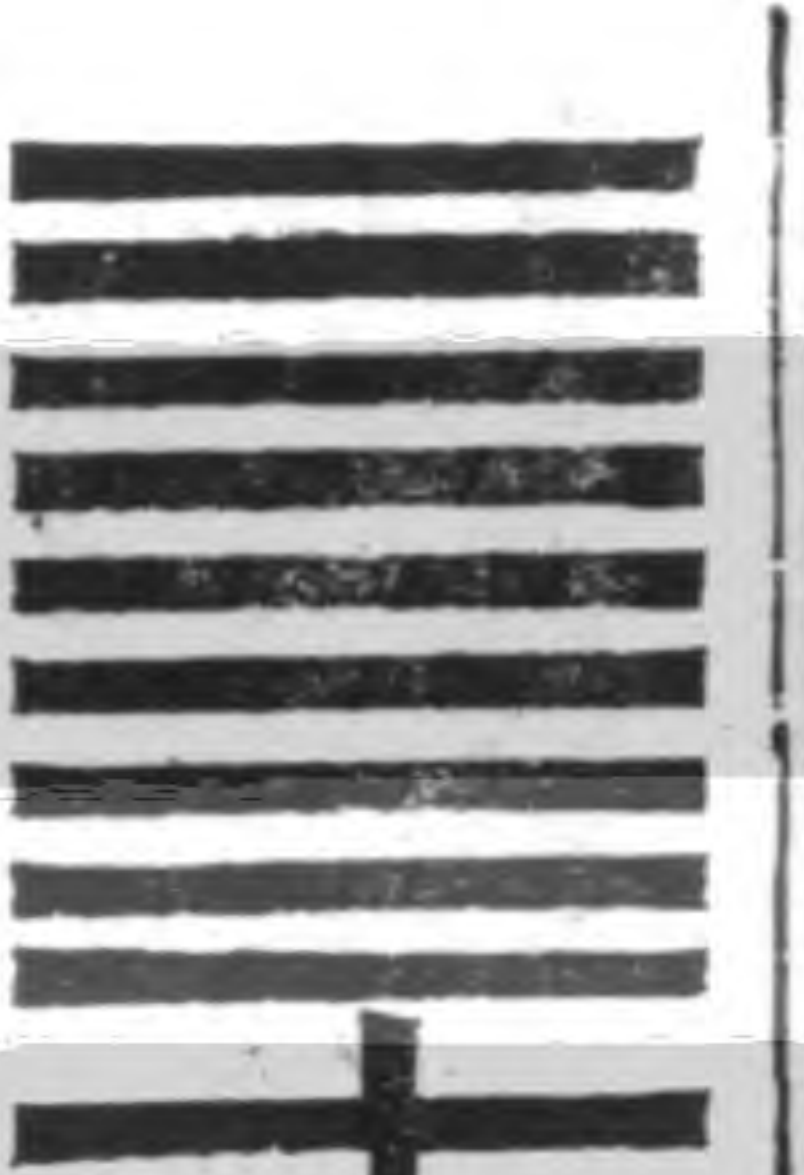
二十  
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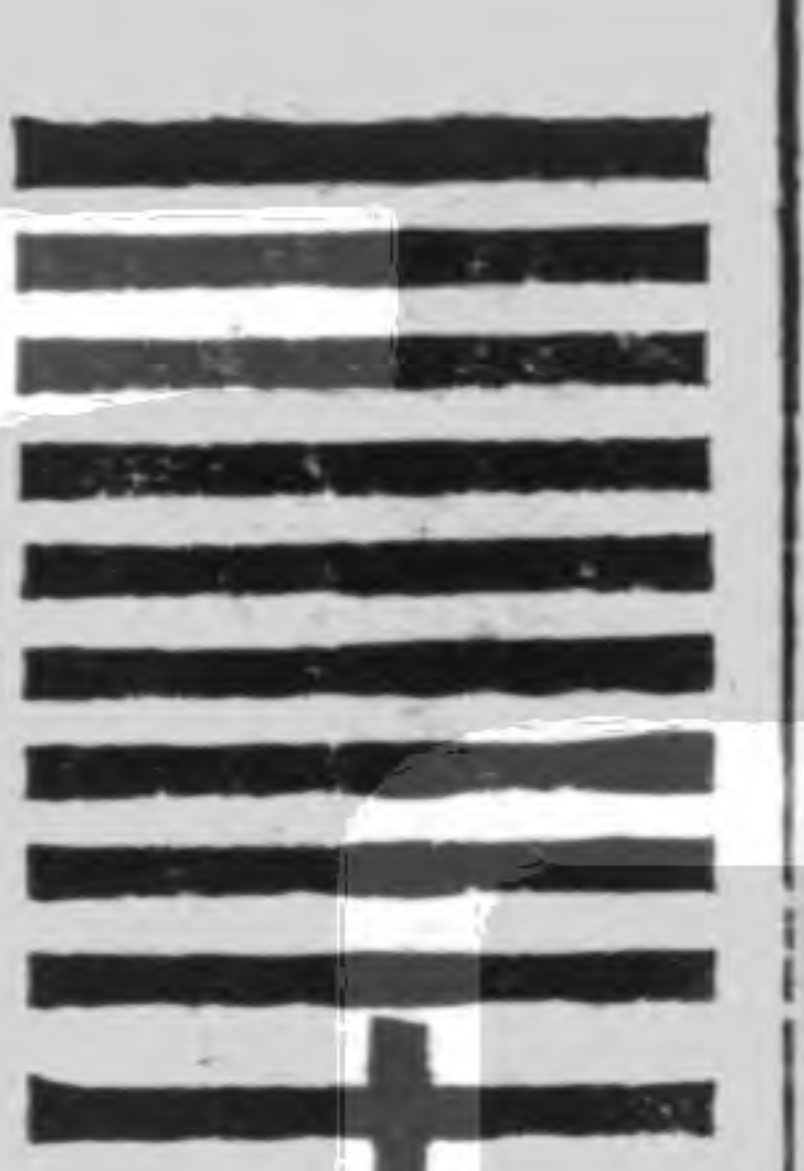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  
此應是月



十一月  
十三日



二十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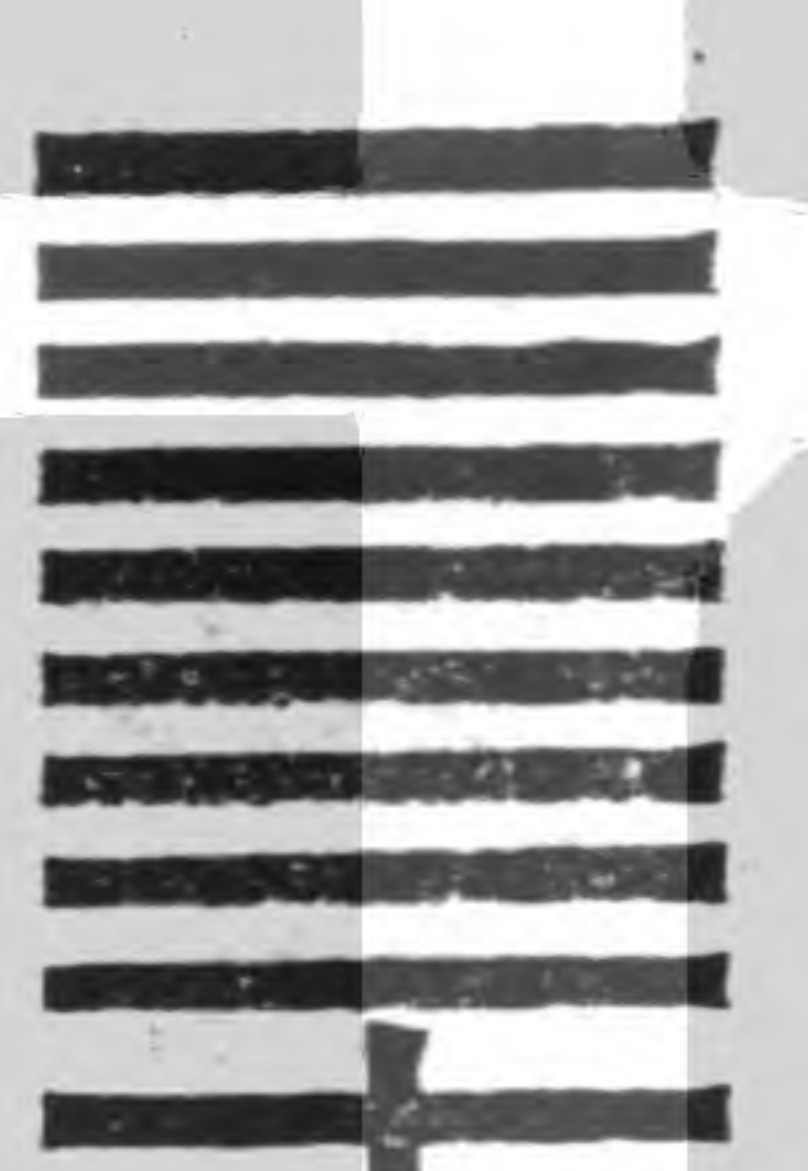
十四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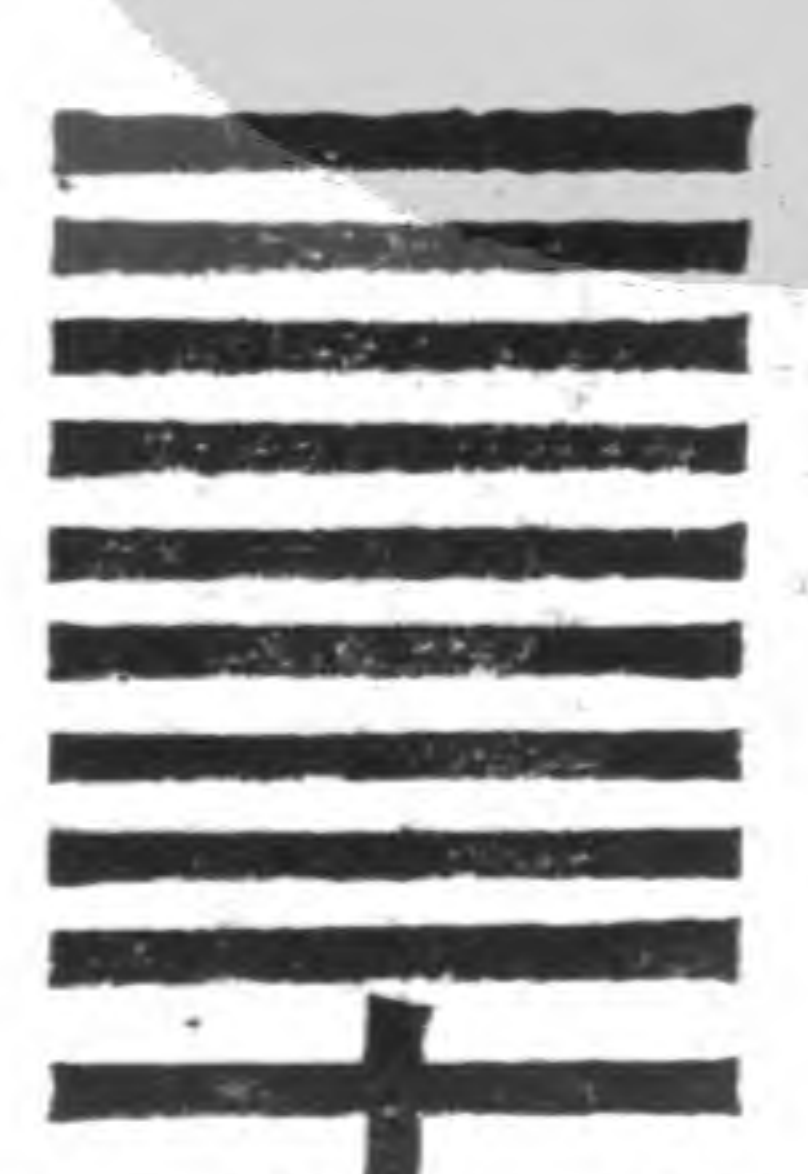
十四  
日



二十  
日



十四  
日



四百過十二  
月二十五日



正月十  
三日



正月二  
十六日



二月巳四百  
二日三十過



巳四百  
四十過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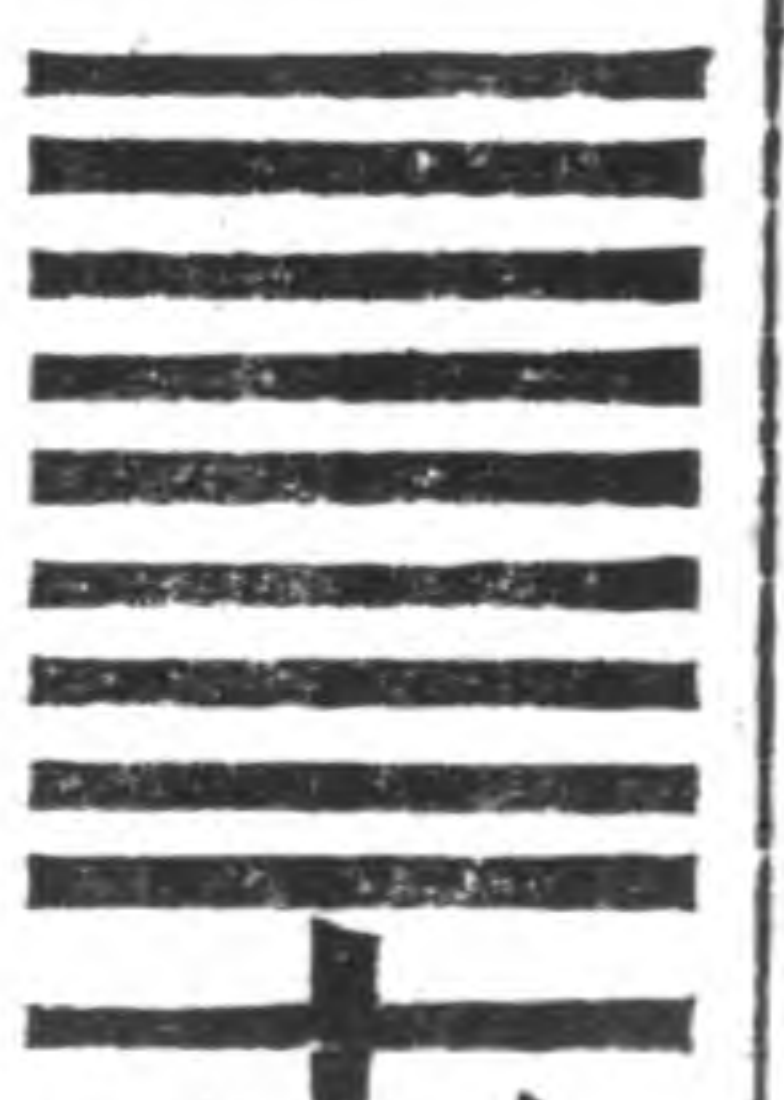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

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皆真手也自別復一紙

既言  
卷之六  
五  
既有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  
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二十  
八日



九月二十七  
日足十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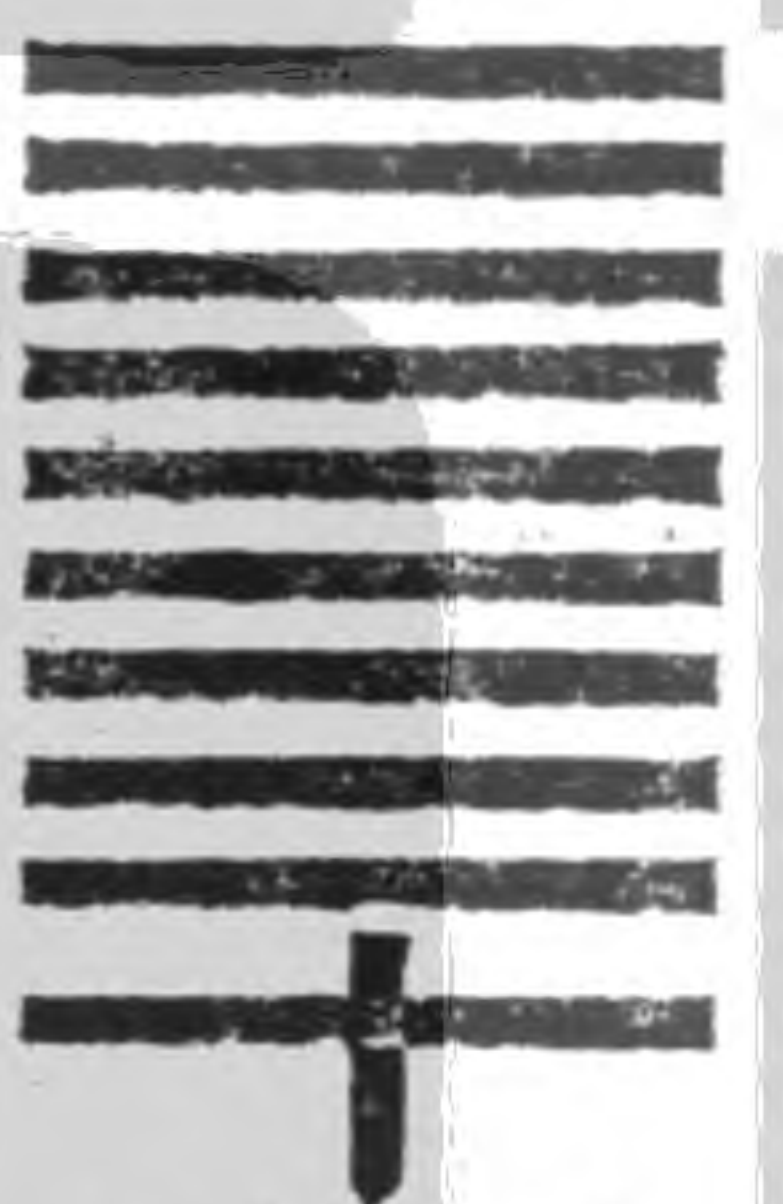
長谷  
黃寧  
昂



十一月  
六日旦



十二月二  
十一日



二十  
四日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  
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  
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  
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真玄張鍊三魂

出惡  
夢祝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

出善夢祝此二條事本  
經並應出大丹中今以

抄出別已在  
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玄宮

出紫文  
仙相

左目童子

出五  
神經

仙者心學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玄闕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玄闕事

大帝玄書符事玄闕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還精而不知服此符亦玄

闕事

魄唯得飲徊水月精出紫文拘魂祝云

吾是天目出飛步經祝 三啄齒太元上玄夢塚墓祝今在

第二篇

魄唯聽飲月黃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真出九真經傳祝 制蟲丸出蘇君傳

季道思和似是記憶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空常祝語 石精玉馬照知

鬼形亦是空常祝語

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

條未知何出未見其事

告王君使傳知真者告青童使傳成真者夫

真誥

知真者謂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謂勤求而獲

真者耳

出消魔經序凡此者當皆  
是略記其旨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  
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  
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  
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按白曰

此是太清外術事  
似長史自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  
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

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

此諸  
日皆

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可以類求之亦  
恐非真受雖百事無宜而常所修行或值  
諸吉恐不  
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  
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  
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  
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  
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

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為戶扇  
 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  
 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  
 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  
 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墻  
 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  
 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  
 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為異也  
 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  
 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審的今

存想入室亦可依  
 之或云應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  
 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孫慶以閏月二日夕又  
 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缺一字非  
 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輶引從詣  
 吾相見欣然云連在宣城四十日始還問吾  
 消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還當省吾

得見之欣然

此是作餘姚還  
 為尚書郎時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綵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



或如畫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

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

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畫人整頓所

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十月而楊君年二十三簡文始為

司徒恐未為舍人亦恐是後年諸閏耳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玄武此玄武

是所言墓之玄武也非所存龜蛇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

殿上此應康帝時不知是何年重復夢見在一處懸崖自

放落下岐危遙見劉升遠與語從此當迴還

迴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

吾遂得迴旋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厨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

作指謂指誓雷平宅淨金也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

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

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今知密之密之若無

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詭勿去勿去若欲得體

上所寶玩者為好華功曹似是華僑而後又云楊意旨恐是非也厚似

是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誥

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為人

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

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

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環

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環

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

此書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閒云敕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

漠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

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為不可也內經或應

是黃庭不爾即應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譜長史婦親屬不見

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染為青餅者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

遷是易遷夫人也右此七條並長史

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

與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真靈書已

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景東林沐浴閒丘垂我同

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眄雲涯哀興內

發髣髴故鄉鬱何壘壘將欲身返歸塗但矯

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巖崎

嶇引領仰玄冥志扉上游雲竦真始覺形非

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浪心飄外世路永絕足

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

明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玉音洞密吐納平

顏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內外也

此則王世龍等

所受服玉液諸法也

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

吾得道之狀艱辛情事定錄真君已當說之

矣崇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渝也

謂應作踰

字此則是定錄所說被試事也

聞弟遠造上法上清諸道也偶真重幽雲林降也心觀

靈元謝過法也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闕之巍峩飛天

也味三辰以積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朗九玄

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

淺末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

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

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

端狹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

吾昔聞之在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七考之福

既以播之於後子何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

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已而作試校千端因

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

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

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獨絕也師

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

方棲神岫室蔭形深林采汧谷之幽芝掇丹

草以成真矣成真之辭小為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

雖未都通徹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

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畧臨書增

懷映謝

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榮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

于時應已在蓋竹山定錄云辰年當暫出還人食詭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

此靈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迴元道

此是謝過

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

此飛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

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

右五條共

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

前云七月而此

云六月字當有舛誤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

此則儀璘之法雖已有抄事未

見大經又二條又別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

△△

脫失兩字應似是名

夢鄭白夫人道

之交有內密而外疎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

當與嶒姑俱來

鄭者鄧芝母也與易遷夫人周旋故夢於掾以結芝冥津

增姑未測是誰交夢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相見時似如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裏僕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如別乘无涉淥津採藥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蕩無悟言願與盛德遊駟騁因緣榮塵何足尋疾激君清玄苟能攝妙觀吐納可長年

王眉

壽之小妹即中候夫人也掾既未接真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塵之句又恐非掾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

鐘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爽彌

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

爲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颯然已過玉斧又

將主簿追望唯見輦輿後從朱衣人皆迴還

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

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

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

姓滕

主簿即兄  
虎牙也

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  
累牀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顛迴五辰之  
道

此語出消魔經  
太上之辭焉

見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

書看見如畫圖像山岳狀下輒有書說亦與

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

小兒來如徇簫

簫作嘯音謂如今  
徇簫賣物人也

坐與玉斧

語乃說上道事斧仍驚愕更危坐須臾將進

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

問樂耶

謂鈞天廣樂  
上清之曲也

云不來欲得可取之爾

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一

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

又夢見卷書見玉斧書先舒惟見後是王君

事似四輔傳盡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

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意甚敬

此人未得拜便覺末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

真誥 卷之六 七  
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爲帙帙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爲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生

卽楊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纏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從室中

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恐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見犢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



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願靈悟如夢之

告謹以記之 右七條並掾自疏記夢事于時區區之心亦與隱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

飲痛不除違遠竦息陰牖願今餐食無恙即

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啓疏

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

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 此六甲符非靈

飛也當是在右玄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孟尊亦作詩後信願

寄還謹啓

鹽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 恒須茗及檳榔

亦是多痰飲意故云可數沐浴濯水疾之痕也此書體重小異今世呼父為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

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違遠焦竦急假願行出

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

真誥 卷之五 七  
謹啓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卽至  
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戀竦牙  
如常揆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  
玉斧再拜揆是庶  
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  
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  
近齋唯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  
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啓疏玉

斧再拜

此亦明真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  
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  
使者貴勝人自不  
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啓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  
馳竦熱願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  
陳滕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爲懸耿想行當佳

謹啓

前楊書云老母今此云弟唯兩  
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

真誥

卷之五

七

陰炁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燠竦謹及啓疏  
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卽與田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  
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

山家貧險亦殊爲契  
潤華新婦卽牙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  
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猶未除違遠竦灼服散  
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  
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王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恩卽至帝都已

還束甚得△△△△

失四謹啓從二十三日  
來凡二三書長

史並似在縣  
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  
猶未熟今遣朱生出參願尊卽令生反得穀  
願爲都作米此無可舂者若至便當就合恐  
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啓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甌相宜又  
上稻應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

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

少

行十許字謹啓

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飢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

長史在都下

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

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

者訖此

又有與真靈辭具在前篇

真誥卷之十八

